



# 山岭里的生灵密码

□ 张香琳

那样静谧、澄澈。是苍鹭一家打破了这宁静，它们捕鱼，颈缩成“z”字形，从湖岸边的香蒲丛里跃起，发出鸣叫，两脚向后伸直，青灰色身影紧贴水面飞翔，在划出几条平行墨线后，消失在山岭深处。

二

这里的水，古称“北极泊”，由地下水与河流汇聚而成，承担着附近乡镇村民的生活用水，灌溉着上万亩良田。山是莽山，又名横岭，桥山。古人以“子”为北，以“午”为南，也称子午岭。湘乐川、九龙川、平道川都源于岭西边。岭上有辽东栎林、白桦林、山杨林、小叶杨林、油松林和侧柏林等单纯树种群及杂树。随山峦起伏的林海中，三角枫叶子点点红，还有说不清是什么植物的白，点缀着山麓，迤迤蔓延。这里水土肥沃，林草丰茂，可农、可牧、可林、可渔。主岭背脊，秦直道车辙印痕记录着前朝旧事，烽火台招风云为伴，午亭寨、五里墩等墩台关口废墟湮没在青青荒草中。

西边山坳里，孕育着雪松、油松、白皮松的许多苗圃正翡翠般紧贴在大地上，但却眺望不到劳动者的身影。没人好奇林场人的生活。盘克林场相关负责人介绍，林场每个护林员都肩负保护任务，哪里有古树，哪里有河流，哪里有保护动物的足迹，跟着他们

走、看，保证不迷路。好多护林员家庭，祖辈三代人守山。曾有年轻护林员为了和伐木贼作斗争而英勇牺牲。可以说，这里所有的林场工作者从参加工作那天起，就与大山签订了契约。这契约扎根在他们血管中，每一次血液循环都携带着守候、爱护、职责和情怀，犹如那汨汨作响的河流浸润着这遍山的万物生灵。

前往宋庄荷塘的路上日头已偏西。南北走向的山岭和天空连接在一起，说不好是山在天空中，还是天空在山中。晚霞肆意使用红、黄、粉、灰自由组合，似凤尾、小象、斑鸠翎或几撇几捺，遮满半边天。鹅绒藤、香芷、联毛紫菀、欧丁香、水葱从荷塘边向山坡错落而去，无尽散淡。山坡上，两棵杨树的叶子率先黄了，它们的根可能是老了，也可能是死了，但部分枝活着，正伸着灰色臂摇晃着零星的叶。在这里，每棵树的死亡都是缓慢的，即使死去也站立，直至朽落而变成尘埃。远处田野里传来农人吆喝牲口的声音，走在他前面的大小黄牛、小花牛足有二十只。他弓身用皮鞭威胁，把它们从青草地畔趕上宋庄村道，然后咧咧嘴奔奔烟而去。看得出，他是把牛们当孩子的，牛的“哞哞”应答声在晚霞中亲昵而动听。

宋庄荷塘荷花开得不多，荷叶挤挤挨挨，细茎挑出，带着雾蒙蒙的白，叶脉

如画。荷塘里的青蛙这时特别不安分。不过，它们并非要合唱，而是散兵游勇似的叫器称雄。反倒是蟋蟀，像是抓着根链条下到了大地最深处，装链条的滑轮刺耳地响着，一阵又一阵。暮色微垂，渐渐向山坳围拢。有人在凉亭聊天，有人一片宽阔地打起太极拳，还有人在唱山歌。月亮一会儿隐入灰云里，一会儿又果断走出来。今夜，它分外澄明、干净，不排除是荷花姑娘撑把云梯登上高空为它擦拭过脸蛋。灰黑云渐渐变为藕粉色，如花瓣环绕在月亮周围。直到午夜，月亮跨上空。只是刹那，整个山坳都亮了，月光洒在大地雪片般银白。一切都寂静下来，唯有树影婆娑，枝杈伸向天空、指向月亮。此时，月是圆的，山坳是圆的，广场是圆的，荷叶是圆的，旋覆花是圆的，人的笑脸是圆的。夜鹰在山谷盘旋飞翔，叫声婉转。再看横岭，黑色卧龙，星星成为它身上唯一的亮饰。

“听，有狍子的叫声！”  
“不是野猪的！”有人纠正。  
“可能是金钱豹。”  
这山林里有170多种野生脊椎动物，听朋友讲它们的故事令人着迷……

三

东边山坳处有团红，红中透亮，太阳藏在云霞中，浑圆美丽。野鸽子、金

翅鸟在前面带路，它们的身影在宋庄田野和篱笆上飘荡，翅尖浸染着亮黄的光泽。喜鹊全身漆黑，想必冬天在森林里度过，身上还带着残雪的印痕。白雏菊摇晃，蓝蝶正用触角轻叩它的心门。依旧是孟斯家族，放出许多话来宣布领地，湘乐河分支流水叮咚，如诉回应。昨晚，宋庄里的冯老汉坐在家门口和遇见的路人闲聊，说他家门口的大槐树有几百年了，他今年七十七岁，老伴七十四，他们要和槐树一起老。现在又路过冯老汉家。他家红砖墙，绿铁门，门口停辆蓝色农用车。十来个红番茄和西葫芦匍匐在菜地里，小黄狗卧在大门口，正盯着它们打哈欠。冯老汉家门前的坡底就是宋庄荷塘。

山坳无人语，微风掀动荷塘里的每片荷叶，带着些许的、如同翻书的哗啦声。零星白荷闪烁于茫茫荷叶中，如同仙子立在水面。木栈道是银杏色的，曲折荷塘之上，有碧天、绿地、朵朵白云。一只草蜘蛛在荷亭檐角结了网，舒展肢体正在高处欣赏湖景，看来没有搭理其他生物的意愿。信步走，风带来青草的香味。有只红腿白水鸟钻入荷叶，匆忙觅食。“嘎嘎嘎”，不知从哪里惊起两只似鸭非鸭的家伙，它们扑棱着肥胖的身体惊慌扑上岸上的草丛。是麻鸭吧？我对号入座，不由哑然失笑。我无心扰它们，反倒是它们的警惕令人觉得可爱。岸上宋庄传来公鸡报晓的声音，连着两三声。一只黑猫弓身从村庄方向来，一溜烟跳上荷塘堤坝，然后轻手轻脚地提起瓜子走。

返程路上，车窗外，河流两岸虫鸣起伏，东风柔软，水草向西。有人打开车窗，突然，一只黄斑蝴蝶头十足飞进来，款款落到一位访客的肩头上。或许，在它眼里，这满车厢的人与草木并无大不同：车厢是丛林，人们是草木，彩衣是花朵，山风吹来，它正翩翩……

## 腊梅

□ 何军雄

枝头上的内心火热，冬日里肆意延伸。季节的深处点燃了一棵树的憧憬以及冬天的所有热情

一束腊梅，犹如冬日的灯盏，被季节举过头顶独自绽放，不惧严寒这冬天的火苗，燃烧了整个人间的诗意图情

素笔轻描，勾勒出线条从季节的变幻中图腾十万腊梅，就是一团火照耀着走向春天的路途

## 河映归途

□ 仲翔

绿皮快马昂首穿出的夹缝不及作别丢在身后的西北风寒深陷的黄土腾跃了远行的脚步

临近一年的起止归乡人掸去的仆仆风尘又筑起新的站台站外的铁栅栏太过低矮一如既往拦不住家乡的夜阑景明

兰山高处看万家灯火，烟波浩渺比星河璀璨滨河步道放灯拳拳之心落进那条河，可映归途

## 高铁穿过我的村庄

□ 尤效清

一种甜蜜击中我的心跳带走了梦中的诗与远方

留下的是一条长长的轨道在历史的天空记忆无法删减的地方

取经的玄奘从这里穿过文成公主的脚印从这里穿过还有那一串长长的驼铃踩出的一条用丝绸命名的路从我家门前穿过

啊 我的故土我的家园生出钢铁的翅膀

## 星光里淘洗的丝绸之路

□ 谢荣胜

月亮哈溪河，祁连雪山染了又染酒上湿漉云朵棉花绣上白牦牛和牡丹在山谷缝隙里缠绕有时被时光声苇情悄掩埋今天，流经石头、草甸、树丛、灌木林

阳光银针牵着丝线绣着山里的绿色和生活把山之青、花之香、树之荫缝进一幅山水里

丝绸带动的风穿过摸云亭，穿过哈溪穿过生活，穿过山河

吹拂雪山、草木、人生此刻雪山、草木、村庄和我静静扣着胸膛倾听自己的心跳

## 花城湖上

□ 王红星

沿着敞亮的柏油路，穿过风光旖旎的六分湿地，就到了花城湖。

花城湖地处酒泉市区向北二十多公里的小山坳，由祁连山冰雪融水地表径流和地下漫出共同作用而成。左出可到嘉峪关，右进可达金塔、额济纳旗、居延海。花城湖正好处于酒泉城区、金塔县城和嘉峪关市区这个三角区的中心。

如今的花城湖已成旅游景点。仲夏，站在花城湖远眺，上游蜿蜒缭绕，犹如一条绿色的玉丝带；俯瞰花城湖，在巍峨的祁连山脚冲积扇上，有点小鸟依人的感觉。

花城湖是大漠的掌上明珠。花城湖的美，不在于山，不在于水。在于人们以为不会有山的地方有了山，不会有水的地方有了水。你说是江南水乡吧，

远望群山兀立；你说是北方湿地吧，波光粼粼的湖面，冷不丁鲤鱼打挺。尤其是那一处处各具造型的芦苇荡，简直就是水上雅丹，仿佛到了小时候留在记忆深处令人神往的微山湖、白洋淀。

进入山门，映入眼帘的是一处长长的风铃通道，装扮得像花的海洋，叮叮当当，引人入胜。我们沿右手方向拾级而上，参观了“天乐城”古城堡遗址，看到了玲珑石，聆听了“花城王子”与玲珑奇异的爱情故事。之后坐着过山车向远处探看，想要把这湖山形胜一股脑儿揽入怀中。

花城湖俨然是一幅历史画卷。这里北方佳人、绝世独立；这里风动草盛、水泽云舒；这里金戈铁马、英气长存……

头叽叽咕咕地说着什么；还有几只竟然浮出了水面，站在河滩上嘎嘎嘎地高声鸣叫起来，都被它们那憨敦敦的样子给逗笑了。

拐过一个大道弯，行驶了不多几分钟，我们便来到了木瓜村。只有百来户人口的木瓜村是高桥镇的苗木大村，这个村以种植落叶松为主。

眼前广袤的苗田里，全是不足二尺高的幼苗。在行与行的中间，留着二尺见方的步道，是专门留给游人观光用的。绿得有些发黑的松树苗，时不时地拂着我的膝盖，仿佛在阻着我的脚步。我转换了方向刻意走在了步道的中间。在这绿如海洋般的苗田里，有那么一瞬，我感觉自己好像回到了少年时光：穿着一件红格子上衣，肩上背着用两个灰色布条做成肩带的背篓，和一个叫燕娃子的玩伴，向着一个叫金家坡的地方走去。那里的一块长着一棵结着“软蛋柿”的柿子树的荒地，生长着许多叫鬼针、牛苍耳、连家拐的猪草，我和燕娃子要用一把豁了一点小口子的镰刀，赶在天黑之前把它们割回来……

一只不知名的鸟从我的头顶飞了过去，它的叫声把我唤回到眼前的现实中来。其实这里也正是集产业观光与休闲娱乐于一体的景区。在苗木基地对面的景区里，有秋千、阶梯式露台、吊床、茅亭，还有用几根木头搭建的简易小桥，处处都体现着一种唐诗宋词韵味的遗韵。一个同伴介绍说，这个景区是结合观光苗田打造的集露营、烧烤、纳凉为一体的休闲广场，春夏秋三季来这里最好。虽然现在并不是旺季，但我更喜欢这里的幽静，让我重拾了一段少年时光。

此时，冬阳已经西斜，斜阳使眼前的田野有了一种梦幻般的色彩。



## 百花

第 3221 期

归

〔油画〕

董红军 作

## 走近草原

□ 韩治忠

汽车在蜿蜒不平的山路上蠕动着。

雨，静静地悄无声息地下着。车窗外若隐若现的风景似被高明裁缝裁剪成了大小不一的艺术作品。

汽车猛打一把方向，一个让人不可思议的急转弯，桑科草原赫然映满眼帘。

细花在风中舞蹈——红的，粉的，黄的，紫的，绿的，白的……雨稍停了，远处的山包躺在湿漉漉的草原的怀抱中，斜风轻轻吹过，似一只柔软绵绵的小手轻轻地抚摸，细草害羞地一坩接着一坩倒过去，如荡漾的水波，由近及远扩散开去……一堆堆牛羊，一群群马驹，悠闲而惬

意；马背上的牧人，在天际与草原留出的那条缝隙之中，像极了皮影戏里的豪迈英雄。河水潺潺，在斜阳下抖出粼粼波光，几个细弯幽幽地从游人的脚下滑了过去。大鸟低旋，矫健的英姿，承载着草原千年万年的灵魂和生生不息的脉动。几只小马驹，在土坡上相互啃咬着脖颈，腾起前蹄，嘶叫高鸣。狂奔的怒蹄下扬起的泥土，一片一片在淋漓的空中划出连续不断的抛物线，如同立体的水漂，搅拌得草原霎时灵动起来。

太阳的光线渐渐弱下去，草原上的一切被倾斜的光线拉扯得修

长修长。远山上，平洼里，帐篷的小窗像一只只眼睛，透出丝丝亮光，注视着草原的夜。繁星点点，白日里草地上的绵羊和牦牛，此刻走到了银河岸边饮水归牧……不大一会儿，篝火燃了起来，长袖飘飘、舞姿飒爽的舞者们，和游人一道手拉着手，围成一个硕大的圆圈，转动着，欢呼着，舞蹈着。火光映照着那一一张张兴奋的脸。这时，青稞酒的醇香味，青草和小花美艳清爽混合的气味，在高亢的乐曲中，浓烈诱人。

苍穹之下的桑科草原，被这热烈的激情感染得彻夜不眠。

## 初冬高桥

□ 肖淑萍

去高桥的这天，正值立冬。

地处徽县北部的高桥镇，是当地有名的苗木之乡。隔着车窗，我不时看见洒满金色阳光的田野里，正在郁郁葱葱的苗田里劳作的苗农的身影，他们有的按照苗木的大小在分类，有的拿着草绳在为分好的苗木打捆，有的扛着打好的捆往车上装……那富有生命力的绿，似乎把金色的阳光也染绿了。

我们先来到了坐落在渭儿河边的郭台村。近几年，郭台村靠着清凌凌的渭儿河发展起了鹤鹑燕养殖，使这个村成了远近闻名的养殖大村。远远地看过去，渭儿河河床很宽，河流右岸是一块块种着冬小麦和其他农作物的田地。左岸是杨树与核桃树掩映着的房舍。走过一片绿油油的麦田，渭儿河出现在了眼前。金色的暖阳下，水面上浮着许多白色鹤鹑燕。听见脚步声，它们有的欢快地扇动翅膀；有的头对着